

112614

裏他們都希望獨立能無限的展期實現，一面內政完全自主，一面繼續受美國海軍的保護。現在美國雖已放棄該島的直接治權，但對國防仍舊負責。第二是中立法案。這個法案本來是着眼於未來的歐洲大戰的，但如實施於遠東戰爭，則不免給日本造機會。其中的規定，對受侵略的中國實屬不利，同時也許違背美國在九國公約下的義務。不過解釋起來，這個法案並不阻礙美國與其他列強合作。如九國公約的歐洲各簽字國與蘇聯都禁止對日軍火輸出，而予中國在歐洲購買軍火的自由，則美國可以對雙方實施軍火出口令。

在目前情形下，美國是很難與歐洲各國在太平洋積極合作的。大概美國仍維持原來的政策。如果歐洲情勢緊張，太平洋的危機也必隨之而增加，但英國如能使歐洲局面穩定，美國必願與英國及其他國家合作。準備開一個新的華盛頓會議。

## 二四四

### 現階段的第三國際或第三國際的末路

黃廷英

原文題目為 "The Twilight of Comintern" 係 E. H. Carr 教授所作，載一九三八年二月份倫敦出版的兩週雜誌 (The Fortnightly) 第一三七頁以下。

一九三六年日德意先後簽訂的反共協定序文裏有這樣一段文

字：「簽字國認定國際共黨之目的在盡彼伎倆破壞和征服一切現存

國家；深信容忍國際共黨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不獨危及當事國的內部秩序與社會安寧，而且害及全世界的和平，願意共同合作以防禦共黨顛覆他人的活動……」這幾句熟習的語調，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時為各國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口頭禪，迄今將近二十年，竟然還有幾個法西斯國家援引以為反共的口實！國際共黨何以如此受人恐懼和咒詛？我們要了解這個問題，不得不看一看該黨興衰的歷史過程。

第三國際或名國際共黨成立於一九一九年三月，為列寧所手創。會址設於俄京莫斯科，為各國共產黨的中心機關。在當初的時候，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領袖們都一致認定共產黨的革命工作範圍不應限於俄國，同時應該擴展及於全世界各部，使勞動階級專政以解除資本主義的壓迫。列寧在那時還這樣說過：「如果我們單獨革命，沒有其他各國的革命為響應，無疑地，我們的位置是會搖動的。」為了這個自利的觀念，所以列寧、托洛斯基和齊諾維夫當時都一致成為世界革命的信徒。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國際共黨每年都在莫斯科舉行年會一次，通過不少決議案，譴責剝削人民的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尤其是對於英國在亞洲方面所行之帝國主義，加倍注意。因此，在英國共黨派出不少最得力的激烈份子，從事活動工作。同時歡迎印度、阿富汗、波斯及亞拉伯各地人民來莫斯科接受反英的策略。一九二〇年在巴古 (Baku) 還舉行了一個東方民族會議，參加與會者有三十七個不

同的民族，目的在發動一個神聖的戰爭去反對英帝國主義者。與會的

代表，大家都與高彩烈，宣誓着去做這種偉大的共同行動。

然而國際共黨活動的水準，不久即逐漸低落。革命的風潮，沒有普及於全世界；同時蘇聯亦逐漸成爲一個穩健的國家，與鄰近資本主義諸國發生了商業上或外交上的關係。以前所提倡的世界革命政策，不獨宣告失敗，並且不利於蘇聯立國本身。對英關係，經過一番試驗後，亦不得不對其讓步，成立了英蘇商業協定。到了一九二四年夏季，當國際共黨在莫斯科舉行第五次大會的時候，誰也不能料到這個有勢力和可怕的組織，竟會陷於日暮途窮的境遇，在此後十年內祇再舉行一次大會。事實是這樣的：列寧死後，蘇聯出現了兩個各懷其是的人物，托洛斯基仍舊主張世界革命，史太林則主張蘇聯單獨施行社會主義。因爲兩派互相傾軋的緣故，以致國際共黨在以後三年內所做的活動，全無效果。英國的大罷工雖然受着莫斯科很大的鼓勵，然而卒歸失敗；第三國際派鮑羅廷在中國所做的事業，亦無良好的結果。托洛斯基不爲人所信用，卒致被迫開除了黨籍，並且驅逐出境。一九二八年國際共黨在莫斯科召集了第六次的大會（和第五次相隔四年），目的在清除托派，宣誓效忠於史太林。以往各屆會議時所用的口號，在這次會議，仍舊可以聽到，然而實際上到會的各黨員都情願爲「五年計劃」而犧牲一切，以增加史太林的光榮。自後蘇聯更澈底地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政

112615

策與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維持着正常的外交關係。

事情這樣過去，國際共黨也消聲匿跡了好幾年，到了一九三四年初，該黨突然重新抬頭起來，其故全因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後，舉起反共旗幟，結果激起了共黨急劇的反響。斯時領導該黨的狄米托洛夫（Dimitov）爲反對國家社會主義最劇烈的人物。於是久不聞名的國際共黨在狄氏指導下乃起死回生，一變而爲反德宣傳的大本營。七年來未召集的大會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間重新召集。狄氏在其開會詞中曾援引馬克斯的私人信上一段話以爲這次會議討論的主旨：「我們必須認清事實，我們必須利用革命的情緒以適應已變的環境。」環境變遷的程度愈大，則適應的需要也同樣地增加。蘇聯以前咒詛國聯爲貪婪資本主義國家御用的機關，現在自己也加入爲會員國。法國幾年前曾爲史太林非難爲最黷武的國家，現在已爲蘇聯最友好的同盟國。法國的社會黨和英國的工黨以前認爲右傾份子，爲工人階級最惡劣的仇敵，現在蘇聯也一概歡迎參加反法西斯的陣線。中產階級維持的民主主義原爲馬克斯和列寧等所深惡的，現在也視作防禦法西斯主義的堅強堡壘。即以前認爲帝國主義的列強，蘇聯也不惜與之妥協，俾增進彼此友誼以爲他日之助。

這次會議中，「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很少出諸人口。「帝國主義」一詞也僅適用於德意日三國而已。當時蘇聯首席代表曾明白勸告各國的共產黨應該用盡他們的能力和法去幫助穩固蘇聯的地位。他認爲所有的人們都應站在蘇聯外交陣線上一致擁護蘇聯和反對法西斯主義。從前蘇聯政府曾爲國際共黨推動世界革命的先鋒；現在國

際其黨則隨着蘇聯外交政策所標示的方向，成爲蘇聯政府宣傳機關的支部了。

這種外交政策的變化對於蘇聯內政的影響尙少。然而這種變化所給予國際共黨本身的影響則甚大。以前對於該黨得力的人物如齊諾維夫、拉德克（Radek）等都消聲匿跡。過去兩年間在莫斯科一地大量捕捉外國共產黨著名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信徒孔倍拉（Borin）也被牢禁。即狄米托洛夫也不能暢所欲言。不得不有所顧忌了。至於這種變化在對外關係上所發生的影響則更爲重大。國際共黨自從爲蘇聯政府所御用後，不獨不是革命的代表，抑且爲革命的反對者。例如，法國的共產黨早已不能算爲極端左派。自從賴伐爾於一九三五年到莫斯科遊歷後，法國的共產黨已完全放棄素來反對軍費的主張。在勃羅姆（Blum）領導下組織的人民陣線政府在事實上亦早已主張溫和的妥協政策。所以目前任何右傾的法國政府，除了取消法蘇互助協定與對德妥協兩點外，對於任何內政的措施，都不必怕爲共產黨所反對。這種情形亦準合於中國，國共目前合作對付日本侵略主義，即其明證。在英國因爲共產黨的經濟及人才比較富足而能夠獨立，所以情形與其他各國有點不同，然而他們主張溫和的政策則與其他各國亦無二致。

過去一年中西班牙已成爲國際共黨試驗政策的場所。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國際共黨爲一反革命而非革命的部隊。國際共黨贊成維

持西班牙合法的民主政府。當西班牙內戰發生之初期，國民革命軍的領袖，大多是無政府主義者及西班牙本地的共產黨（托派的信徒）。他們主張處決反革命黨，搶劫教堂，沒收財產及工業收歸國有等激烈手段。蘇聯當時答應供給軍火及工程師與西班牙政府，惟一的條件是要他們制止一班無政府主義者，托洛斯基派以及一班專從事於煽動革命的人物。由此推測即使將來國際共黨和蘇聯能夠維持西班牙民主政府，這個政府也不是一個左傾的政府，必是帶些小資產階級的色彩。因爲由蘇聯眼光看起來，一個革命的西班牙其危險性與受德意把持下的西班牙一樣。

現在我們要研究，何以德意日三國的政客如此恐懼國際共黨，因而成立反共的協定。這問題可從兩方面講：一方面是心理的問題，一方面是政治的問題。德意日現在有更多的人仍受着以前過度恐懼心理的作用，（希特勒就是當中的一個。）因而對國際共黨和蘇聯迄今還不生好感。德意日的政客雖明知國際共黨的真情實況，然而仍舊利用這個名目以恐嚇一班對於該黨沒有良好印象的人們。換言之，德意日所以反共，全是爲要達到政治目的。總之，就目前事實而論，今日的國際共黨一面爲人視爲便利的引誘物，一面則爲人視同蛇蝎，同樣地利用來爲爭奪霸權的工具。這樣一個東西，祇可用談諧的語調來描摹牠：今日的國際共黨已不是共產，也不屬國際，乃是一個「世界革命」的幽靈，在黃昏將近的時候，偏促不安地飛翔出現於紅場內的列寧墓上。